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5

邱吉爾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邱

吉

爾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75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者：邱
者：古
圖：華

實 吉 特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獻

法律顧問：林

樹洋

一旺

律律

印刷：中

興

印

刷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普及版・定價55元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75

邱吉爾



90101753

邱吉爾小時候是個懶惰而愚笨的學生，英文不行，算術更差，說話結巴，但靠着自己的努力，他後來變成了英國的救星，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公認的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和演說家之一。

他憑着智慧和勇氣，不但打敗了敵人，也征服了自己。這個世界沒有他的話，將失去多少光彩。

港台書室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90101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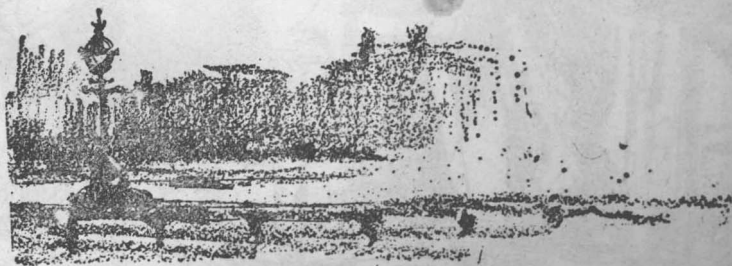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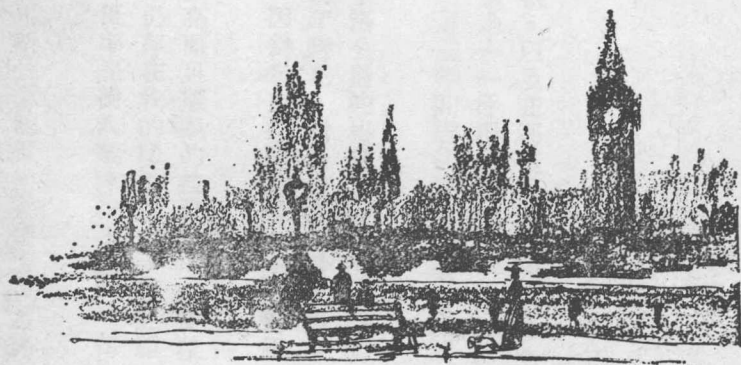
世界偉人傳記全集

邱吉爾

幼年時代·····	七
哈羅求學時代·····	一七
入學考試·····	二四
陸軍軍官學校·····	三一
騎兵少尉·····	三六
初上古巴戰場·····	四〇
短暫的和平·····	五〇



遠渡印度洋·····	五
征討邊界上的土人·····	六
寫小說·····	七
蘇丹殊死戰·····	一四
馬球比賽·····	一九
波瓦戰爭·····	一五
從俘虜營脫逃·····	一四七
初任議員·····	一六二
領導海軍·····	一六
指導世界大戰·····	一七四
後記·····	一八九
年表·····	一九五



幼年時代

回憶兒時真不知當從何處開始，在我的記憶中有愛爾蘭的景物，以及在那裏所發生的事情，現在記憶猶新，歷歷在目，那時周圍人們所發生的事情也朦朦朧朧地一一浮現。我生於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七九年初就離開了愛爾蘭，但對於三歲左右這三年間居住愛爾蘭事尚能回憶。

我父親在一八七六年被夏斯列里首相任命爲愛爾蘭總督馬爾卜洛公爵的秘書，而前往愛爾蘭，當時我們住在總督官邸前面的小村莊上，在那裏度過了三年的幼年時光。對於這裏所發生的一些瑣碎小事，仍依稀浮現於腦海中。一八七八年格伍的銅像落成，因爲參加揭幕典禮，所以對祖父的音容又清晰地呈現於眼前。

當時黑壓壓的一片人潮，那些穿着灰色軍服的騎兵們，褐色發亮而且耀眼的拉幕繩，以及發出嘹亮的聲音向羣衆一一打招呼的總督，更顯得威風凜凜，這些都仍存在我的印象之中。對於祖父所說的話，我仍還記得，那就是當士兵們齊射暫停的當兒，格伍率先衝入敵陣時所喊的一句話。

祖父所說的似乎與戰爭有關，那是因爲我每天早上被帶去斐尼可斯公園散步，看到士兵們排

成一系列射擊，發出砰、砰、砰……的一連串響聲中而理解體會出來的，這是我最初也是最顯明的印象。有一天，我們前往觀賞啞劇，大夥兒都異常興奮奮躍，當期待盼望的下午來臨時，我們驅車先到朋友家接他們同行，不料，却由朋友處得悉劇場已發生火警而臨時撤消計劃，大夥兒頓時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

我們利用這段閒餘時間，去訪問波大靈頓的住宅偉莫堡，聽說他是我的伯父。馬車奔馳了很久，才到達高聳的白石碑下，據說奧利帕·克洛偉將軍（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曾經在這個塔裏安裝炸彈。在我的印象裏，認為奧利帕·克洛偉將軍是個破壞性很强的人，但我對他仍肅然起敬。在這個時代，愛爾蘭是英國的殖民地，所謂斐尼亞會這種秘密結社，正在各地倡導獨立運動。

我的保姆愛伯斯特夫人最厭惡斐尼亞會，我也深受她的影響，認為這些參加入會的人都不是好人，如果讓他們過於猖獗則將不可收拾。有一天，我騎了一匹驢出遊，在路上遇見一隊穿黑制服的人，我立即想到他們可能是斐尼亞會員，因而大吃一驚，我那匹驢當時也受到驚嚇，連蹦帶跳又踢又跑的，以致使我從驢背上摔了下來，而得了腦震盪。現在追憶起來，這一定是射擊士兵們的行軍。四十年後，我們討論愛爾蘭獨立問題，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愛爾蘭的政治事件。

斐尼可斯公園內，有個龐大圓形的森林，這森林裏有家住宅，住着一位巴格總督府的高級官員，他的容貌已想不起來，可是對於他送給我大鼓的事，却仍記憶猶存。兩年後當我回到英國，聽說巴格就在這公園裏被斐尼亞會員刺殺身亡。此時，除深感餘悸外也暗自慶幸那天從驢背上摔下來時，沒有被他們刺殺。

我幼年住在小村莊時，對讀書就沒有好感，有一天，家人告訴我，要給我請一位家庭教師，且已經決定好日子。在這位家庭教師尚未來臨前，我的保姆愛伯斯特夫人已爲我準備『不要哭，讀書罷！』這本書。從這時候開始，真是一段令我難熬的日子，愛伯斯特夫人耐心地用筆逐一指着A、B、C……，讓我記下這些字，對我來說，實在是無法忍受。決定我命運的日子終於來臨，家庭教師已邁入了我的生活圈，但我却仍未準備好。

這天我終於想要逃到森林中去，但這森林只不過是叢叢灌木被當作籬笆圍繞着小村莊，以當時幼小的兒童心理來說，這就像一個深不可測的龐大森林一般，幾個小時後，終於被家人找到，交給家庭教師。

這種折磨的日子，每天不斷地煎熬着我，不僅是文字方面要熟記，數學也很困難，講解算術時，我就如同陷入泥沼中，不知將如何應付。這種種都令我難以忍受。剛記住了一個計算方法，另一個計算方法又隨之而來，我的生活就愈來愈灰暗，感到枯燥乏味，已沒有閒暇在兒童起居室內，或院子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此時，唯一的只是用功、不停地用功。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方式，置若罔聞，似乎默許了這種高壓的教育方式，且經常替家庭教師辯解。一想到愛爾蘭時期的母親，就會浮現他穿着緊身騎馬裝的英姿，父親和母親常常各自騎着駿馬出去狩獵，有時候，任何一方外出未歸，家中頓時就騷亂成一片。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很像故事中的女王，也像黎明時最光耀明亮的一顆星星，我非常崇敬她，但在感覺上，她的存在似乎離我很遠很遠，而保姆愛伯斯特夫人才是直接照顧呵護我的人，我母親常向她述說種種事情。從出生以來一直到學生時代，每當發生任何困難時，能够安撫我的並

非母親，而是愛伯斯特夫人。

愛伯斯特夫人還沒有到我家以前，曾經撫養過一位名叫愛拉的女孩，前後花了將近十二年的光陰，愛拉的父親是一位居住在康帕蘭（英國西北都）的牧師，我雖未曾見過愛拉，但她的名字却深植在我的腦海中，是我幼年時代未曾遺忘的人物，凡是有關愛拉所喜好的食物、零食和習慣，我都一一知之甚詳。

我所以會喜歡坎德州，也是基於愛伯斯特夫人的關係，夫人常常提及「坎德州是英國的庭園」。夫人是出生於察培姆市，她向來以自己的故鄉爲榮，認爲英國是世界之冠，而坎德州則是英國之冠。她對於法國似乎沒什麼好感，我幼時，坐在推車中，夫人推着我走在繁華市區香榭大道時，故意用英語發音來讀這街道的名稱。沒有任何地方比坎德更令人感到舒暢愉快，在州都梅度斯頓附近一帶，盛產草莓、櫻桃、野草莓、桃子等，是個美麗而令人心曠神怡的好地方，居住在坎德州是我的宿願。（日後，邱吉爾就居住在坎德州的察德威爾）

一九〇〇年冬天，我在都柏林（愛爾蘭首都）演講南非戰爭時，順便訪問了故鄉的小村莊。在我的記憶中，故居是裝有綠色拉門和陽臺，外表長方形的白房子，周圍環繞着特拉法爾格廣場的草坪，廣場四周是一片森林，我記憶中這幢房子離總督官邸至少有一·六公里，但經過二十年舊地重遊時，草坪的寬度只剩下不到六十公尺，當時的森林，只有幾棵樹零星地散佈着。我雖然曾經住在總督官邸附近，但却未曾邁出這塊地方一步。

其次，令我憶及的事，是本特拉（英格蘭南部懷特島上的療養地）這是我所喜歡的村莊，這裏有愛伯斯特夫人妹妹的住宅，她的丈夫在附近的監獄當看守，已經有三十年之久，她丈夫經常

帶我到海濱的沙灘上散步，在散步的當兒，常告訴我一些有關監獄發生的暴動，以及他因受波及而負傷等事情。第一次住在本特拉時，正值英國與支魯族（南非那塔魯的黑人）間發生戰爭，當時成爲大家的話題，報上也登載出支魯族的照片，是全身漆黑完全赤裸裸的土著，據說他們善於使用阿勢蓋槍。在此次戰爭中，有許多英國士兵長官負傷身亡，所以我非常憎恨支魯族。

有一天，當我站在本特拉附近的懸崖峭壁上遠眺時，有一艘揚帆的巨船，正從二、三公里遠的海上駛過，此時，旁邊有個人說道：「這是一艘運輸船，是戰地歸來的。」當時天空烏雲密佈，已開始颳風下雨，似乎暴風雨即將來臨，當我們返回時，每個人都淋得像落湯雞似的。

這天之後，當我再度站在這懸崖邊眺望時，隱約中看到海平線上突然出現三支黑帆桅桿露出海面，這就是暴風雨後第二天所看到的巨船里底斯號，因爲遭受暴風雨的襲擊，以致運送的三百名士兵全都滅頂，許多潛水夫正在海中打撈屍首，當他們看到成羣的魚啃噬着這些返國途中不幸遭到海難的士兵屍體時，竟然驚恐過度以致昏厥，這件事在我的心底烙下深深的一道傷痕。

同一時期，也就是暴風雨的當天，另外又發生堤橋和火車一同墜入海中，全都覆沒的災難，我想當時乘客們恐怕連從火車窗戶逃出的時間都沒有。這次意外事件引起了人民的不滿，認爲政府對於毀損的橋樑沒有事先注意整修，大家都極端地憤慨，有人說，像這種做事怠慢的政府，選舉時絕對不投他的票。對於不投票這件事，我認爲一點也不足爲奇，因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件事對於身爲保守黨員的我們來說，實在是深受其打擊。一八八〇年以格拉德史頓爲首的自由黨，在總選舉中獲勝而掌握政權，祖父愛卜洛公爵也因此而辭去愛爾蘭總督的職務。這是由於格拉德史頓煽動民心，以至於保守黨在大選中票數大爲減少。

至於祖父愛卜洛公爵並不熱中愛爾蘭總督一職，他所冀盼的是在貝根史費爾德（保守黨黨魁）的內閣中，擔任樞密院議長的職位，但却被黨魁授命任爲總督。當時在都柏林必須支付出龐大經費來招待愛爾蘭人，祖母爲了籌措這筆款項，花費了不少心思，但愛爾蘭人却從未懷有感謝之心。

貝根史費爾德雖然是格拉德史頓多年來的政敵，但這次却終於慘敗。聽說支持保守黨的人因此而氣餒，加上貝根罹患重病，他年歲已高且病魔纏身甚久，我每天均爲此事憂心忡忡而擔心不已。

這件事情比家庭教師站在我面前時，更令我毛骨悚然，顫慄不已。此時令我鬆了口氣，因爲我終於要去上學了，以七歲稚齡，我還在小蘿蔔頭中稱王，當時只知道所謂上學，就是離開父母身邊好幾個禮拜，聽從老師的教導。新學期雖然已經開始，但離聖誕節還有幾個星期（在英國新學年始於九月，學校大部分採取住校制度），雖然在我的心中認爲上學是件苦差事，但基於生活上將會有個大轉變，反會令我興奮不已，而忘了是要去讀書求學，只想到將有許多玩伴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想到這事就會令我手舞足蹈而無法平息。我獨自揣測構想，應該和大夥結交爲朋友，做些大冒險事，同時也有許多人對我說，學生時代是一個人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有些大人們說他們年輕時，學校是個沒體制亂來的地方，低年級常受高年級的欺侮，有時甚至於沒飯吃，不過，這種傳統風氣現在已經完全改觀，學校的生活被視爲野餐一樣，小孩們都興高采烈地期盼着這天的來臨，較我年長的堂兄們，即使放假也樂而忘返，當我去看他們或請教他們時，他們却一語不發只是吃吃地笑。不管怎樣，只有去過學校生活，除此之外，已無其他更好的選擇。

忙於準備學校生活的日用品，倒是令人愉快的事，當愛伯斯特夫人知道我將帶十四雙襪子去時，吃了一驚，認爲我過於浪費，她覺得只要小心謹慎穿着，十雙已經是綽綽有餘了。

決定命運的一天終於來臨，母親用三輪馬車送我到車站，給了我三枚半銀幣，但却掉落在馬車的地板上，必須大肆翻尋，這件尋找工作，終於在火車開車之前找到了。

父母親爲我選擇的這所學校，是學費最昂的英國第一流學府，這所學校一向以伊頓爲楷模，實施公學（像伊頓一樣是住校制的私立中學）爲準備教育，每班只有十個學生的小班制，還有電燈（當時尚不盛行）、游泳池、寬闊的足球場、曲棍球場等等，設備非常完善。除此之外，還有禮拜堂，老師們全都具有文學碩士的資格，他們帶着方帽穿着長袍，每一學期有兩、三次被稱爲遠征的慰勞旅行。學校規定不准從校外携入任何物品，若需要什麼東西，完全由校方來供應，這所學校的作風，就當時而言，實在是奢侈得令人無法想像。

我們抵達學校時，正是一個陰霾籠罩整個天空的十一月下午。校長向母親奉茶，母親優雅隨和地與校長聊天，我因不小心將茶水潑出，致令我感到好像是一種不祥的徵兆，心裏一直無法平靜下來。一想到將要在這舉目無親陌生的環境中獨自生活，油然而升起一種說不出地孤獨落寞感。終究我是個七歲的小孩啊！照理說正應該在兒童起居室中和那些玩具爲伍，我有許許多多新穎的玩具，有如同眞品一樣的蒸汽火車頭、幻燈，以及近千人的玩具軍隊。可是現在的我，却要忙於上課，除星期六以外，每天要上將近七、八小時的課，上課之外，還有足球和曲棍球的活動時間。

當母親所坐的馬車聲漸漸遠離時，校長就要我把所帶來的錢全都交出，我將三枚半銀幣全數

交給校長，他把數目登記在帳簿上。聽說校方有時也會開放店舖，只需六、七便士，就可隨意購買你所喜歡的任何東西。走出校長室後，就進入校舍，我被帶到自己的教室，此時只有導師和我兩個人，其他的同學均在室外，老師拿出一本茶綠色書皮的書，問我說：「你還沒有學過拉丁語是不是？」

「是的，老師。」

「這本書就是拉丁語的文法書。」

老師打開這本已舊得發黑的書頁，指着一行字對我說道：「你必須將這行字記住，半小時後，我來測驗看看你的程度如何。」

大家一定能想像得到，在一個沉悶而令人窒息的夜晚，心不甘情不願地拚命背誦拉丁語第一字尾的變化，這就是我當時的寫照。

這究竟是什麼？背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當時我想，只要硬記下來便可逃過這一關。

半小時後老師回來了，問我說：「讀熟了沒有？」

「讀熟了，我認爲我可以背得出來！」我如此回答，並且一口氣將它背了出來。老師好像很滿意的樣子，於是我壯着膽子問道：「這些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Mensa 意指『桌子』，Mensa 爲第一字尾變化的名詞，拉丁字的字尾變化有五種，現在你只是背了第一變化中的單數。」

「我是說，這是什麼意思？」

「Mensa 就是桌子的意思。」老師不耐煩地回答。我又問道：「那麼 Mensa 又有『桌子啊

『的意思，這『桌子啊』究竟是說什麼呢？』

「Mensa就是『桌子啊』的意思，是叫桌子時所使用的。」

「可是爲什麼會變『桌子啊』呢？」我毫不放鬆的追根究底。

「當你喊桌子時，也就是叫桌子出來時，這就需要用『桌子啊』這個字。」

對於這種答覆，我仍感到莫名其妙無法理解。老師又重覆地說：「就是你同桌子說話時使用的。」

「但我從來沒有對桌子說過話啊！」我直話直說，因爲我自己也感到很可笑。老師此時面有愠色，他對我說：「你對老師沒有禮貌要受處罰，知不知道？」

據說有關於古典科目的學習，自古以來，有許多賢者都是在被安慰和耐心指導下學習得來的。但對我而言，我却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啓蒙那些古典科目。

老師說要受處罰這件事，就這所聖·傑姆士學校的校規來說，並非不可能，這所學校的教育特色是如同伊頓作風，對於學生向來就是施予鞭笞體罰教育的。但不論是伊頓或哈羅任何一個學校，那些學生們所受的殘酷體罰可能都無法與我們學校相比，就連少年感化院也不一定比得上我們。後來我到了晚年，才從書本上瞭解這所學校的作風，但當年學生時代，無論如何都無法了解接受。

一個月內竟有兩、三次命令全部學生集合在圖書室內，凡是犯了錯的學生，就由兩名班長陪同帶入旁邊的房間，讓校長用鞭子抽打，一直到流血爲止，其他學生聽到傳來的嘶喊聲，都不自覺地打冷顫。